

上海「二·六大轰炸」始末 刘统

一张青岛老照片引起的回忆 王平

1974年：我陪冯牧进独龙江 王端阳

在山中神游华夏——故乡雁荡杂忆之十 傅国涌

母亲梁秀娟的舞台生涯 白其龙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老照片

OLD PHOTOS



出版人 李文波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赵祥斌
特邀编辑 张 杰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特邀校对 王者玉



第一二四辑

目 录

刘 统	上海“二·六大轰炸”始末	1
王 平	一张青岛老照片引起的回忆	19
梦 月	陈宗娥与山东省立剧院	39
长谷川晓子	日本的“娇声卖国奴”长谷川照子	48
王端阳	1974年：我陪冯牧进独龙江	55
张 琦	华年碎影 ——忆山村学校文艺队	76
小 非	教书逸事	84
秦 风	街头人生 ——岁月台湾 1960 之六	9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照片.第124辑 / 冯克力主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474-3108-5

I. ①老… II. ①冯… III. ①世界史—史料②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 IV. ①K106 ②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39481号

老照片.第124辑

冯克力主编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赵祥斌

装帧设计 王 芳

出 版 人 李文波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89号B座 邮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2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 //www.hbcbs.com.cn](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0毫米×203毫米 32开

6印张 120幅照片 120千字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4-3108-5

定 价 20.00元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 须经本社同意。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更换。

出版人 李文波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赵祥斌
特邀编辑 张 杰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特邀校对 王者玉



第一二四辑

目 录

刘 统	上海“二·六大轰炸”始末	1
王 平	一张青岛老照片引起的回忆	19
梦 月	陈宗娥与山东省立剧院	39
长谷川晓子	日本的“娇声卖国奴”长谷川照子	48
王端阳	1974年：我陪冯牧进独龙江	55
张 琦	华年碎影 ——忆山村学校文艺队	76
小 非	教书逸事	84
秦 风	街头人生 ——岁月台湾 1960 之六	94

傅国涌	在山中神游华夏 ——故乡雁荡杂忆之十	100
周 建	大山四季与知青挚友	113
果德永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女人	119
刘仁波	青春记忆	126
白其龙	母亲梁秀娟的舞台生涯	132
邵 维	邵 帆 父亲的求学路	144
邓一平	我家的全家福	164
王伟辰	爷爷时代的扫盲运动	171
吴德祥	清末书商的合影	177
陈衍德	菲律宾华侨的抗战照片	181
冯日乾	1958 年：村民的集体照	185
冯克力	一位美国牧师留下的影像	188
封 面	梁秀娟十一岁时留影。1930年摄于北平。（白其龙）	
封 二	梁秀娟《小放牛》剧照，饰演村姑。1933年摄于北平。 (白其龙)	
封 三	炒米粉摊贩（秦风）	

上海“二·六大轰炸”始末

刘 统

几年前，我到上海市档案馆查阅资料，意外发现了一组1950年上海遭遇国民党空军轰炸的历史照片。其清晰的画面，为我们再现了七十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时代。

从1949年6月23日起，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宣布对长江口及其以北直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实行封锁。执行封锁长江口任务的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刘广凯指挥“太和”“太平”等四艘驱逐舰及小型炮舰，从舟山出动百余次，拦截过往的外籍货轮。为了遏制外轮进入上海港，国民党海军于12月24日在长江口布雷。水雷深度为低潮水面下一米，错综敷设。当时上海主要工业生产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面粉业所需小麦、造纸业所需纸浆的全部，上海人赖以生存的粮食的半数以上，动力生产所用的80%的油料和20%的煤，等等。上海的产品也需要国外的市场。国民党海军封锁长江口使上海经济陷入巨大困境，以“卡脖子”来形容毫不过分。

为了生存，中共上海市委动员全民力量展开反封锁斗争。用国产原料取代进口原料恢复生产，开拓国内市场销售上海产品。其中最困难的是能源问题，中国当时石油资源极为缺乏，

燃油全部依赖进口，储存的燃油是烧一升少一升。市政府宣布对汽油、柴油实行严格控制，统购统销，节约燃油资源最重要，石油管理处积极推动各用油大户将燃油设备改装成燃煤设备。

上海公交公司汽车用的是汽油，在反封锁斗争中，公交公司经过工人和工程师的共同努力，改装了 20 辆木炭汽车和 40 辆白煤车。炉子的设计是一个庞大的圆柱体，装在车子后面。改装后行驶速度与汽油车相差不大，尚能满足在市区内行驶需要。这种拖着锅炉的公交车，成为当年上海一景，运行了一年左右。

就在上海各界人民进行反封锁斗争时，一个意外事件使东南沿海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图 1 改装后拖着锅炉的上海公交车



图2 1949年11月，在长江打捞“长治”舰。

1949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金门岛失利。几天后在舟山登步岛，解放军登陆作战再次失利。金门、登步战斗虽然只是师级规模的作战，但对一再败退的国民党军却犹如注射了强心针。登步岛战斗后，粟裕指示华东野战军暂时停止了进攻，总结经验，调整部署。蒋介石认为解放军无海空军，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对台湾和沿海国民党军构成威胁，于是开始转守为攻。在他亲自督促下，国民党空军扩建舟山机场，调集大批飞机，对上海、杭州等城市进行空袭和轰炸。

在此之前，舟山国民党海军封锁长江口的同时，空军即不断对长三角地区进行空袭和轰炸。1949年8月3日上午11时

40分，六架国民党空军B-24型轰炸机空袭上海。在江南造船厂投弹30余枚，命中20余枚。伤9人，造船厂各船坞、内燃机、翻砂厂、机器厂、木工厂、电焊厂、电气厂均被炸毁，损失甚大，据记者探悉，该厂已很难复工。1949年9月19日凌晨，国民党海军“长治”号驱逐舰在长江口外起义，拂晓驶抵上海外滩码头。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轰炸，当天下午“长治”舰溯江而上开往南京。舟山国民党军出动飞机搜索，并于22、23日连续轰炸停泊在燕子矶江面的“长治”舰。在危急情况下，上级决定“弃舰保人”，于24日晨将“长治”舰自沉于长江江底。1950年初，台湾国民党当局军事会议决定：对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发电厂、码头、仓库、船只、车站、铁路、桥梁等重要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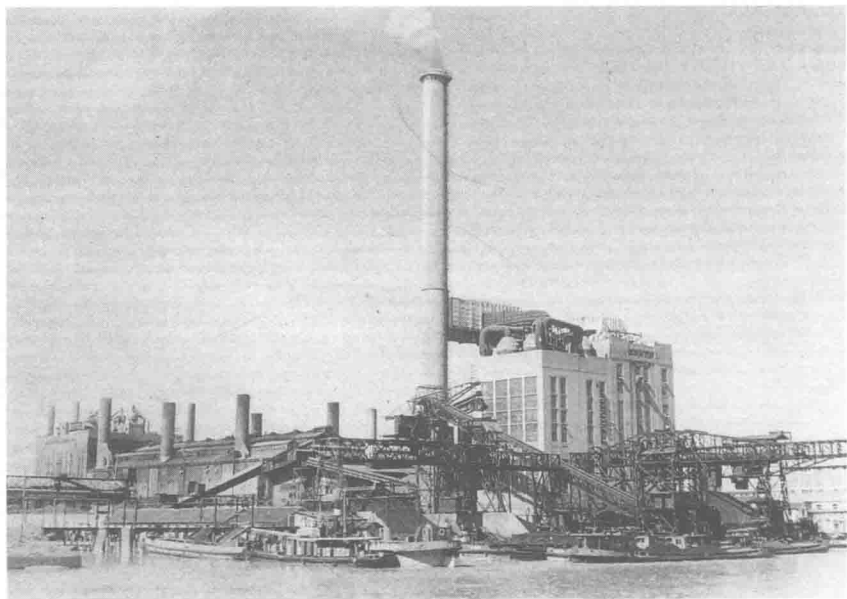


图3 遭受轰炸前的杨树浦发电厂

进行广泛轰炸。意图是全面破坏上海的重要设施，造成上海经济和生活的瘫痪。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空袭更为频繁，轰炸规模不断升级。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了国民党飞机最猛烈的袭击，史书称为“二六大轰炸”。官方记载的情况：“1950年2月6日从中午12时25分到下午1时53分，国民党飞机出动4批17架（机种为B-24型12架、B-25型2架、P-38型1架、P-51型2架），投弹48枚，对上海市区进行狂轰滥炸。”

这次轰炸的重点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当时属于美国商人经营的上海电力公司，早期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民国初年，工部局在杨树浦路黄浦江边建造新电厂，占地三百余亩，安装了汽轮发电机及锅炉设备。1925年杨树浦电厂装机容量达到12万千瓦，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1929年工部局电气处将其全部资产及经营权以8100万银元的价格转让给美商，更名为上海电力公司。到30年代，杨树浦电厂已拥有锅炉30台、汽轮发电机15部，发电量约19万千瓦，占当时上海总发电量的80%。上海解放后，由于经济封锁，燃油的进口断绝，造成发电困难。上海市人民政府命令当时仍属美商的上海电力公司将燃油锅炉进行改造，恢复烧煤发电，以维持上海工业和民用所需用电。2月6日的轰炸使杨树浦发电厂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据英国籍管理人员行政副总裁亨脱（Willam Hunter）、厂长顾问帕礼司（Clifford Please）和行政主办退脱（George Tate）3月向上海市政府提交的《上海电力公司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之报告书》陈述，我们看到轰炸造成的具体结果。

下列事项可说明，此次杨树浦发电厂之被炸确系蓄意及有预谋之行为：

1. 空袭时气候及视线极佳，来攻击之飞机由地上可用人目清楚见到。

2. 至少有飞机两架参与发电厂之轰炸。

3. 杨树浦发电厂有 15 架高烟囱，集中在一较小地区上，其中一具高达 350 英尺，此外电厂之西贴邻有 5 座能容 11 万桶燃油之油箱，可以作为无可错误之轰炸目标。

.....

6. 在共约 14 枚炸弹中，有 10 枚系投掷在上海电力公司之资产上，其余投掷在发电厂南北之 50 码距离内。

根据事后的调查和《报告书》中附录的英国籍技术人员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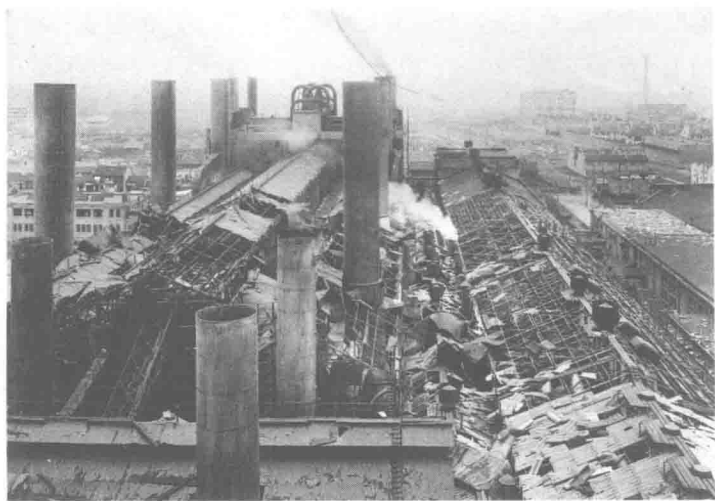


图4 被炸毁的厂房俯瞰

卡、李嘉杰、曼敦、麦克莱及中国管理人员冯国祥的证词，杨树浦发电厂的损失为：

被炸房屋建筑：1、2、3、5号锅炉间，涡轮机间及给水泵间，办公室，循环排水渠，铁匠间和围墙。

被炸机器设备：8、9、11、14、15号涡轮发电机，12、14、17、18、19、20号锅炉，6600伏辅助配电板，运煤及运灰驳船，燃油加热器，照明及示热线路，运煤皮带。

电厂开列的罹难职工名单：

死亡24人，为首的是机械金工领班张来发，63岁，工龄32年，家属7人依靠其生活。失踪的有电器漆工舒富才、电器金工孙根堂等4人。受伤的有锅炉间服务员胡骏之等31人，其中10人伤重住院。

《报告书》说：“杨树浦发电厂被炸之损失，根据目前所能确知之情形，按恢复被炸前之原状及死伤职工赔偿费计算，估计约需450万美金。”

《报告书》附有厂方拍摄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发电厂的厂房、发电机及相关设备被炸毁的情况，以及消防队抢险灭火的场面。此前一天，国民党军飞机在上海市区上空撒下了中英文对照的传单：“各同胞注意：凡居于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天津、北平、汉口、福州、厦门、广州各地之造船厂、发电厂、码头、车站、工厂、仓库、兵营及其他一切军事目标附近之居民，请即刻离开，以免遭受轰炸之损害。”国民党空军之所以敢这

样做，就是欺负解放军没有空军和防空体系，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二六轰炸”是上海解放后遭遇的最严重的灾难，使新生的上海遭受全面的打击和重创。如陈毅后来所说：“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正如大病初愈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痛。”此次轰炸，共炸死市民 542 人，致伤 836 人，毁坏厂房、民房 2500 多间，受灾市民达 5 万多人。大轰炸造成上海的电力设施损坏高达 80%，给上海市区的工商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绝大多数街区没有电力供应，高层建筑的电梯因停电而悬在空中，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市场萧条，物价波动。由于自来水供应困难，市民的马桶、厕所都无水冲洗。

寓居上海的宋庆龄在致友人信中说：“目前我们在上海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最近国民党轰炸所带来的后果，造成大面积破坏，并给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苦难。人们看见自己的朋友和亲戚被卑劣的空袭夺去了生命。人们不断地从虹口及苏州河一带涌过来。长长的三轮车队载着那些离开家园的人们，不知奔向何方。见此情景，不禁使人感到心酸。”从宋庆龄的信中，可以深切感受上海民众所遭受的苦难。

轰炸后第二天中午，陈毅市长（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潘汉年副市长、公用局局长叶进明来到杨树浦发电厂。在了解了轰炸和损毁情况后，陈毅紧急部署，组织抢修电厂，动员全市力量支援上电，争取在 48 小时内部分恢复发电。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连夜开会，向中央汇报情况，研究防空和善后措施。大家痛苦地认识到，因为没有防空能力，无法遏制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只能采取被动的防御措施，尽量减少空袭造成的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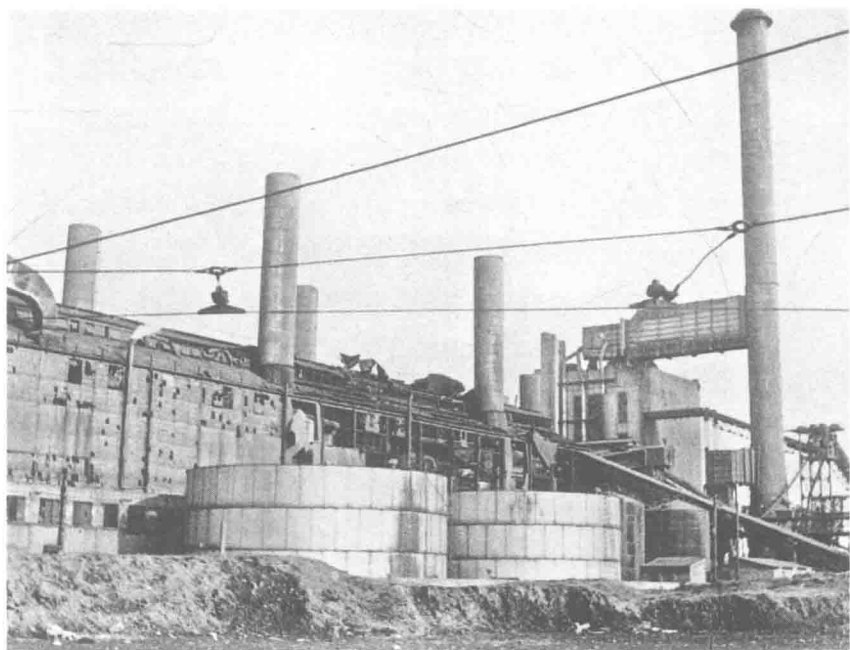


图5 被炸毁的杨树浦发电厂厂房

上海市供电量在2月6日轰炸以前是日均15万千瓦，被破坏后，当日上海电力公司及华商电气公司均不能发电，闸北水电公司只能部分发电约2000千瓦。仅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及浦东电气公司未遭破坏，合力供给约2万千瓦之数。这点电力连本电厂应付正常生产都困难，更不要说满足市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用电。据宋庆龄信中说，那时一个月每家只允许用十五度电，她只能在煤油灯下看书和工作。

2月23日，国民党P-51型及B-25型飞机各两架，于上午9时40分及10时15分由浦东、沪杭线袭击上海市区，在爱

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外滩至十六铺、蓬莱区及浦东等处江面共投弹 15 枚，附近船户及行人被炸伤 5 人，由广东路至金陵路沿外滩一带各大楼玻璃门窗被气浪冲击而破碎的很多。公安局黄浦分局救护队、警备车、担架及中央消防区队救护车均立即出动抢救，永安坊里弄救护队员亦赶至灾区帮助包扎救护。这两次轰炸虽然也造成破坏和伤亡，但上海市民经过防空组织，已经有了应对轰炸的生存能力和迅速抢险的本领。1950 年 2 月到 5 月初，是上海解放后最困难的时期。华东局、上海市委虽然一再号召全市人民团结奋战，克服轰炸和封锁造成的困难，但如果没有强大的防空力量，就无法保证上海人民的生命安全。陈毅心中一直是痛苦和沉重的，他期待着军事援助早日到来，彻底解除上海的空中和海上封锁。

上海防空最大的问题是雷达发现不了飞机。“二六”大轰炸后，防空处经陈毅司令员批准，2 月 16 日从上海交通大学将要毕业的学生中借来 21 人帮助工作。这些学生来自电机系，虽然学了不少无线电方面的理论，但都没接触过雷达。开始时工作并不顺利，国民党飞机来袭击，地面观察哨用眼睛都看到了，但雷达仍未发现。上级领导和学生们都很着急。交大的蒋大宗老师建议把上海市国际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先生请来帮助调试，钱总准确判断出问题出在发射机与接收机的工作频率不一致。经过调试，使雷达在 3 月 20 日 9 时第一次发现了来袭的飞机。原来商定交通大学同学帮助工作三个月，5 月底到期，但为了更深入地掌握雷达技术，防空司令部决定动员他们参军。华东局、上海市委有关部门与交大联系，让学校动员这批学生直接毕业参军。经过各方努力，交通大学的 21 名学生除 1 人外都参军了，这批学生后来成为解放军防空部队雷达技术的骨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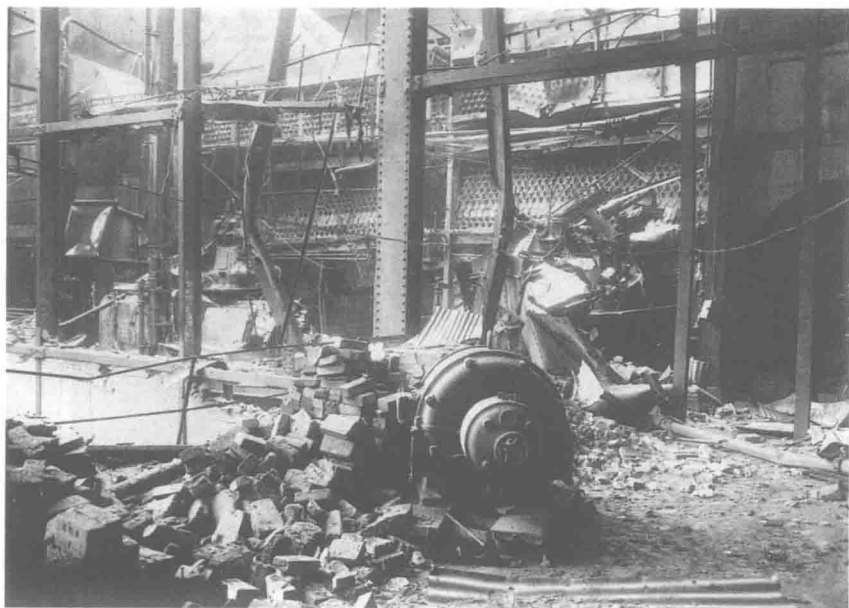


图6 空袭中被炸毁的发动机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得知上海连续遭到轰炸的消息，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也十分焦急。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第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毛泽东收到刘少奇转来饶漱石的电报，中国领导人紧急约见苏联领导人，请求苏联出动空军协助上海防空。

2月17日，苏联正式通知中方，将派出一支强大的防空混合集团军援助上海防空。毛泽东非常高兴，致电刘少奇、饶漱石：“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

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毛泽东所说的“妥善可靠办法”，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派出一支防空混合集团军，由巴基斯基中将指挥，来上海协助防空。

得知苏联防空部队即将来上海的消息，上海党政军负责人极其振奋，他们立即部署准备工作。上海警备司令部调来三个师官兵，并动员上万民工，连夜突击扩建江湾、大场、龙华三个飞机场，迎接苏联空军的到来。

3月初，苏军混合集团军的部队陆续到达上海，最先来的是雷达部队。苏军独立雷达营带来10部Π-3A型警戒兼引导雷达，20余部500W发报机，数十部收报机，20余部汽油发电车，还有一套雷达营情报站收集处理、报知雷达情报的设备。独立雷达营到达上海后，用三天时间了解上海周围情况。苏军雷达技术人员到达阵地后，当天就架起雷达、电台，开始担负战备值班任务。到3月10日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由五个雷达站组成的地区性雷达情报系统已经形成。距上海250公里的高空飞机、150公里的中空飞机都可以及时发现、连续跟踪了。安国路的防空处雷达队经过加强技术力量，请国际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先生帮助调试后，也可在300公里有效范围内发现飞机。江湾、虹桥两个机场的雷达站也开始执行引导苏军飞机的任务。3月7日，巴基斯基等将领到达南京，受到华东军区粟裕副司令员的迎接。3月9日15时，苏军指挥班子抵达上海，与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会晤。陈毅着重介绍华东军区保卫上海兵力和装备，上海这座城市有哪些特点，最需要保护的重要工业区和运输枢纽的分布情况，使苏军指挥员尽快熟悉和掌握情况。

随后，苏联防空部队混合集团军各个梯队3500余人，至3